◎现场

有一束光

□ 苏沧桑

中庭的那束光，他观察了3年，包括光的时长，驻留的位置，移动的方向。

光最先落在四楼顶层天窗的一小块玻璃上。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波浪般铺卷蔓延至三楼、二楼，直至一楼的中庭，从半面墙那么宽，到窄窄的一条。光最后落在他工作台旁的白色靠背椅上，消失在悄然而至的黄昏里。

天窗像一个漏斗，光顺流而下。光，有时并不是阳光，有时还算明亮的天光，有时只是雨滴映照的微弱光亮，有时是更微弱的月光，或星光。按照这束光的走向，三年里，他自己设计自己装修这幢租住的房子，反复调整着家具和各种植物的摆放位置，安置自己发呆以及两只狗、二十多只加菲猫晒太阳的地方和他研制精油蜡烛以及教授美学课的工作空间，创造了一个最适合他自己的家，或者说创造着一份与自然有深度联系的生活方式。

人们叫他“生活家”，而他说自己只是“尘有心”，一个未到而立之年的大男孩。

阳光落到三楼南面的大房间，铺满了整整一地。这个阳光最充足的空间，他让给了猫们。最多的时候，有25只猫，都是一家子，最初是两只，自由繁育了一代又一代，而今四代同堂，每一只都是他的心头肉，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喂猫铲屎。此时，那只名叫“福气”的猫，正跳上大沙发，对着天花板上的一只飞蛾发出咔咔咔的叫声。其他猫蹲在散尾葵花盆里，躲在他的衣服堆里，更多的窝在沙发上晒太阳，一只出生才半个月的小猫左眼还未睁开。有时候，他也会变成一只猫，窝在他用木头搭的架空阁楼上，捧一本书，或戴上耳机，将一双脚垂在栏杆上，像小时候坐在树枝上，将双脚垂进河流。

阳光也会移动到三楼北面他的办公室，水泥原色地面，一个很大的S形办公桌 ，几盆他自己种的植物。以前，他常常一个人在这里调试香氛配方，猫们跟着阳光蔓延过来，躺到办公桌上晒太阳，伏在电脑上捣乱，于是他把这里也让给了猫们。

阳光落到二楼，象征性地做了蜻蜓点水般的停留。他的卧室和洗手间，保留了部分毛坯水泥，百叶窗，淋浴喷头，木片台面，原木色，白色，灰色，都是最简单的拼搭，然而有很多绿，总之要有植物。

阳光继续落，终于尘埃落定般落到了一楼的中庭——他最喜欢的领域。循着那束光的脚步，地上是白色的粗砂砾，砂砾上是低矮的木茶几和蒲团、软垫，一张可以将整个人窝进去的矮沙发，一个斗笠就是灯罩，铁丝弯成简单的几何形放上一大篷干棕榈叶也是灯罩，每一次买的鲜花快凋零时倒挂成干花，成了越来越密集的时光记忆。靠墙是一个长条形的水池，游动着水草、两条蓝色龙凤鱼和光影，错落着跳舞兰、肾蕨、木香、千年木、槲寄生，总之要有植物，还有苔藓，还有流水声。

他和朋友们喝茶，聚餐，讨论，喝的是他的故乡温州自己家茶山上生产的白茶。从中庭看出去，会看到院子里他从乡下搬来的打谷车、石水槽，他种的蚂蚁绣球、地中海橄榄树、柠檬树、非油果树、飘雪花、苍葡、绣球、葱兰、五色梅、朱顶红、金边瑞香、紫藤肉桂迷迭香等等。如果有狗叫声，便是有客人来了，这只叫阿呜的威玛猎犬，高大俊美，毛色是灰色带一点粉红，两只大垂耳像两片大树叶。他牵着阿呜的一只前爪往前走，将它带到笼子里以免吓到客人。除了骑马、逛街、看电影，遛狗、养猫是他的体育锻炼方式。

他们坐在中庭的光束里聊天，像坐进了大自然里，在某些瞬间，他们不说话时，会有一种微妙的感觉，仿佛同时在一种沉默却充满力量的气息里获得了某种治愈。中午一两点的时候，他一个人窝在沙发上，在光影、水声和精油的香味里入睡，像睡进了森林，或者童年。

假如阳光可以穿透地板，最后会落在地下室——原来的摄影棚，如今的精油蜡烛储藏室——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香的地下室，落在一颗颗静静等待远行和燃烧的蜡烛上。制作精油蜡烛并在网上出售、担任几家公司的美术总监、给学生上美学课、摄影课、定期举办户外野食、植物手作等活动，是他的日常，也是他理想生活的经济支撑。他将拉丁语中的“森林”“自然”“花神”与代表艺术与创作的“MUSE”组合，用购自世界各地最优产区的原材料，做出“提升幸福感”的蜡烛，像猫一样能治疗失眠、孤独和焦虑，“时光之轮”“满月”“白日梦”“午夜飞行”等等，都是他自己取的名字。接下来，他还会通过气味的纬度扩展，融入音乐，比如人们扫描蜡烛包装上的二维码，就会听到来自大自然的天籁之声，比如海浪、风声或是鸟鸣。

暮春，上午10点，中庭的那束光里，我和他相对而坐。在我慕名而来之前，我正为自己、也为和他一样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女儿，试图谋求着一种我们最想要的生活方式，以免沦落在日复一日、和光同尘的日子里。我想看看这束光，还想看看这束光的“背面”还有其他什么。

光落到这个叫“尘有心”的大男孩身上，他戴着一顶帆布帽子，中等个子，眉眼干净，浅灰色棉布衣亦能显现他健硕的身材。这个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留学过英国、成立过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做过大学老师、艺术留学导师的年轻人，气质格外沉静。“纵吾身微如尘埃，心自宽广无限”是他的名字“尘有心”的由来。

“为什么如此执迷于打造一个与众不同的家？为什么做香氛和精油而不是别的？你的摄影作品总是一棵树的倒影、一双手被水流冲击、一片模糊的星空，还有你一个人，寂静而孤独，为什么？这个家你的父母来过吗？喜欢吗？光鲜背后必有心酸，你也会有困惑吗？”我问了很多问题，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潜意识里更想解自己的惑。

从小，因为家庭特殊原因，他几乎一个人独自长大，寄居过不同的家庭，烙在孤独童年记忆里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人的气息，泥土、植物、自然的气息，使他对气味异常敏感。寄人篱下的感觉特别不好，所以有一个他自己理想中的家，于他特别重要。这个家他父母来过几次，喜欢却也担忧，希望他考个公务员什么的更安定些。确实，维持自己还有同伴们的理想生活并不容易，有时会因为工厂不诚信很头疼，每天要将一些乱七八糟的琐事理顺需要一颗强大并且井然有序的心脏。而最大的困惑是，想要的永远和时间不对等，有能力实现的时候，已经错过了自己最初的那个状态。比如，他最理想的生活里，有父母同住。

所幸，每一天，他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过着自己喜欢过的日子，而不受束缚，还算开心。“生活应该是去享受，而非将就。不是吗？”

此时，阳光正透过天窗落在他身后的白墙上，天窗玻璃上的灰尘被投射在墙面上，产生了斑驳美丽的光影。他背着光，我看不清他的眼睛。相对无语时，我想起了一首诗——

从你的一个庭院，观看
古老的星星
从阴影里的长凳，观看/这些布散的小小亮点
我的无知还没有学会叫出它们的名字
也不会排成星座
只感到水的回旋
在幽秘的水池
只感到茉莉和忍冬的香味
沉睡的鸟儿的宁静
门厅的穹拱，湿气
这些事物，也许，就是诗

这是博尔赫斯的《南方》，不知道他有没有读过。

“这些事物，也许，就是诗。”告别尘有心的时候，我想把这句话送给他，终于还是没有念出口。11点，从地下车库开车出来，我看见他和一个小伙伴正从卡车上将一个半人多高、装着足足400斤精油的蓝色大桶搬到了地上，他们一边大口喘着粗气，一边商量着怎么往小区里面搬。而我知道，他还要赶12点的动车去上海谈项目。他原本可以不用这么累的。

母亲的遗留

□ 宋晓亮（美国）

翠绿的春，花香扑鼻的母亲节，我站在妈的遗像前，凝视着，追忆着……

这是妈留给我的全部遗产，在北京展览馆前拍下的一张黑白照片。妈穿着白色上衣、黑裤子，两只一虎口长的小脚，已走过67个春秋。那时，积劳成疾的妈，已身染重病，可她老人家依然黑发色不褪，笑容不走样儿。妈笑得从容，笑得坦荡，笑出了她的宽厚与善良。

我是妈的铁杆粉丝。妈是我唯一的偶像。妈的一生，与清贫的时代相依相伴，她却从无半句埋怨。在苦难如影随行的日子里，在遭人陷害、欺凌和受骗时，妈仍能以乐观的心态，面对、承受、解决。妈的为人，透彻了“天之道，不争而善胜”的道教明训。

我告诉妈：“您生前的付出与奉献，您对儿女的教诲，您由本真行为所折射出人性的真善美，亮子均用文字记录下来，出版成书，并送进中国现代文学馆入藏。”

我告诉妈：“您的乐观因子赋我不少，这份财宝，亮子一直随身携带，它帮我战胜‘顽敌’，渡难关，自己找乐儿过好每一天。”

俗话说，人生苦短，岁月无情。苦，泛指人生过于短暂，应好好珍惜每一天，而不是日子过得有多苦。

人生在世，快乐与否只是一种感受。感受的形成主要源于三个层次的共同汇聚。一是脑部感官中的心智共振：观念、价值、文化、传统。二是情绪共振：喜、怒、哀、乐、满足、痛苦、空虚。另有身体感官：明暗、色彩、声音、酸甜苦辣咸、冷热痛麻肿胀。

肯定地说，在人生的旅途上，只要神智清醒，上述的三个层次，谁都无法躲避和跃过，那些与生俱来的感受，不全部经历了，岂不枉来人世一遭？尤其是情绪共振，那可是有意无意地在你体内游走个没完没了啊！

若把三个层次的汇聚，分别嫁接在一种感受中，用自己的心智共振去操控情绪共振，从而可改变身体感官的际遇，走出“阴暗”，避开色彩的诱惑，让心灵唱歌，摆脱或减低冷热痛麻肿胀的强加，自然会舒适许多。

继承了妈的衣钵，总觉得快乐在想我。爹说：“像你妈，少一叶肝。”

说妈缺心眼，我有例可证。记忆很清醒地帮我回放了这一幕：那是处暑刚过的一天下午，在我家东院子里，妈铺了一张大席子，那上面晒满了刚收回的老玉米。妈让我坐在门楼下，帮她监视着那些探头探脑，随时想凑前偷吃的公鸡和母鸡。

我得令后，天空渐暗，过了一会儿隆隆的雷声也由远而近地向我耳畔逼近。我抬头看天，天像是变成了一口大黑锅，有下沉的危险。就在那一刻，街口的进山婆急赤白脸地冲到我妈面前，要借我家的苫布去盖她场院的粮食。妈二话没说，扭头跑进厢房里，把苫布拖给了她。

进山婆走后，“黑锅”竟化作乌云，乌云在上空分裂、飘散，空隙间还露出了蓝天。蓝天不堪寂寞，特请出太阳与他一起俯瞰人间。

我高兴地扯着妈的衣襟跳。妈妈摸着我的脑袋，看着上天笑。

长大后，我不想如妈那般“傻”，可我阻止不了遗传基因的生生不息。走过春秋，越过寒暑，妈的思想，妈的待人接物，无时无刻不在左右着我的潜在思维和行为意识。

受乐观因子的指使，我活得特知足，大半辈子了，想想自己就没有个吃亏受骗的时候。用丈夫的话说，受骗你也不知道。至于吃亏，只要能吃出个乐呵与健康，吃什么不是吃呀。

在飞逝的岁月里，我最大的幸福就是倒头即睡。偶尔遇到个难缠或扒拉不开的事，想想老家的山山水水，也就呼呼地进入梦乡了。

记忆在揭发我：当年为阻止我嫁给“黑帮”，在文城做事的二姐夫一收到北京五姐给他的信函，腾地就跳上了自行车，风驰电掣地往家赶。他迈进家门就嚷嚷着要撕我的火车票。二姐夫的霸道，把我气哭了。我趴在被垛上，不会儿工夫就把妈刚拆洗的大花被给洇湿了一大片。可笑的是，哭着哭着，我竟呼呼睡着了。

我的傻样儿，当即博得了妈的肯定：“亮子心大，

不容易受伤。”

妈说对了，在丈夫只身赴美“打天下”的4年里，我领着孩子，可以说是什么都经历了，那些难事愁事，把人逼得，若说死，那得死几回呀！然而，受乐观因子的鼎力承托，我的脑袋一次都没耷拉过。

尤为惊人，丈夫刚离家一个月，他所在单位，北京京剧院就传出“吴博洲一到美国就投敌叛国了”的谣言。消息传来，乐观因子立马出面招架。我率先跑到李慕良老师家去安抚老人，让他相信自己的学生，无论身在何处，决不会做出往祖国和老师脸上摸黑的事。为取信老师，我把丈夫刚从美国寄来的信函和我们娘俩的护照，一并摊给老师看。我说：“造谣的人这不是再帮您的学生打广告，让他出名嘛！”我把自己说乐了，老师也乐了。

从整个生命跨度来说，如果快乐在于觉得生命有意义，那就要变着法儿地为自己找乐子。

这是母亲的赠予，我无条件地接受了。

柠檬，《柠檬树》

□ 张燕玲

柠檬，十几年前在中国是稀罕物，摆在水果架上还单个果实独立包装，且大多来自原产地东南亚或欧美，我们常称之为西柠、洋柠檬。而在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柠檬，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尤其中国长江以南多有种植，包括我家露台。日常生活，我仅仅听到柠檬二字，便会口含甘露式地要来杯柠檬水，包括菜肴调味的柠檬汁，口感清爽，还益于身体健康。我们广西北海的饭桌，还习惯摆碗柠檬水，用以洗净剥虾弄蟹的双手，以还主人以清净。

柠檬的穿洋过海与普及告诉我们，全球化时代，物质的共享早已成为今天时代的重要标志，包括人类文明及其文学艺术成果的共享，新丝路沟通着人类的方方面面。

我看过一部以色列电影《柠檬树》，这个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以难以置信的沉静讲述一个意味深长、内核犀利的伤感故事。

巴勒斯坦寡妇莎玛，为了守护她父亲经营了60年的柠檬园，不屈不饶地与她的新邻居以色列国防部长对峙与官司，因为柠檬园的边界就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它被认为对部长的安全造成威胁而勒令砍掉。面对高额赔偿，民族矛盾与族规不允许萨玛接受，而对父亲的情感与成长的记忆，也令莎玛珍视这份家族的遗产。在律师的鼓动与帮助下，执着的萨玛强劲坚持并一路诉讼。官司虽无赢家，结局却令人无语而伤感：两家间筑起一道又高又长的铁墙，一边是只剩下满园50厘米高的柠檬树，虽是萨玛尊严的残茎，却已难长累累果实；而另一边的部长家不仅风景不再，高高的铁墙挡住了曾经的满眼碧绿与令人口舌生津的柠檬，部长夫人也因这场纠纷离家而去，只留下部长一脸的落寞。更令人无语的是，最大的赢家竟然是帮助莎玛诉讼的律师，他不仅以身心进入莎玛的情感与俗世生活，官司结束时，还搭上总理千金并将成婚。剧终，悲愤无言的莎玛只能把律师生活用品与报道官司的报纸，一同扔进熊熊燃烧的油桶里，而默默陪伴一侧的是父亲留给她的家丁，为莎玛留下一丝忠诚仁爱的人性温度。所幸的是，莎玛与部长夫人，相邻两家女主人虽默默无语，却常常相视会心，情感相通。女性的和解，赋予了故事同情之理解与理解的同情。

《柠檬树》故事切口很小，从柠檬启笔，隔离墙收束，尤其萨玛形象的丰富意蕴，她高强的生活能力，沉静坚毅的外表、而一旦被点燃后热烈的内心以及坚韧无敌的信念与行动力，令人过目不忘。影片开首，穿过绿树黄柠，是在屋里捣鼓柠檬饮品的莎玛，画面里，新鲜饱满、果汁嘀嗒的柠檬在莎玛的手中，飞速变成一瓶瓶饮料，并一一置放冰箱里。整个物象和细节不着颜色，以形传神，颇具独创性、可视听性，其真切传神，深信唤起无数观众的食欲。而且为柠檬园的去与留，来莎玛家的各色人等开口前，必是以莎玛的柠檬水为序言的。

如此的白描手法，我是至今难忘与神往，当即摘下露台柠檬来来去去捣鼓，当然只能暂时平息内心的向往而已。可以说，《柠檬树》把约旦河岸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世相百态、民族宗教与精神气质、人文风骨与文脉传承、家园意识与和平向往表达得如此鲜活而丰沛、坚韧而强大，既悲凉疼痛，又意味深长，令人心动。我想，这幅约旦河岸的浮世绘，所呈现的独特的看待世界、想象世界的方式，属于约旦河岸的人民，而坚定守护家园的生活理想却属于全人类，这便是文学艺术的力量，因为家园意识永远是文学的母题。

当然，柠檬有根终会成活。活的柠檬树还需相宜的种植生长环境与方法，才可能如影片开首时令人心醉的一望无际的青葱绿黄，万物如此，文学亦然。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有文学根性与文学传统，作家都是从足下的土地出发，自然便有他的地域性，所谓一方人文的水土，这种地理的文学自觉，终会以其独特性与世界文学对话。《柠檬树》便是以约旦河岸的地域与自然、民族与宗教、描述与艺术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并以此个性在日益严重的文化同质化中感动世界，文学艺术从来就是以个性取胜。

在世界，有很多犹如安曼这样的人文之都，它不仅是生活场域，不仅是经济聚落，它更是文化保存、传承和生长的地方。去年，我曾沿着古丝绸之路来到安曼，有幸与文学同行友好地坐在一起，真诚恳切地与约旦作家交流，相互了解，相互认知，寻找中国文学与约旦文学共同的生长点，一如《柠檬树》两位不同民族女主人的凝视与相知。但比她们幸运，我们毕竟心怀尊重，相携而坐，共同憧憬媒介时代的丝绸之路，生长出更多美好鲜活的文学生命。

我想从物质的柠檬，到精神的《柠檬树》，我们已经感受到果实的美味，感受到《柠檬树》下有灵魂有梦想的生活质地，感受到全媒时代新丝路带给艺术无限的可能性。我们每个行进在这条迷人广阔之路的作家，无疑都是受益者与创造者。因为文学艺术通灵，超越民族与国界。

（本版配图均来自网络）